

犍陀羅式彫刻藝術



精包羅五洲記說新

125791



# 犍陀羅式彫刻藝術

丁文光編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9 · 北京

## 犍陀罗式影刻艺术

編著者：丁 文 光

出版者：人民美術出版社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發行者：新 华 書 店

印刷者：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 業許可證出字第004号

1959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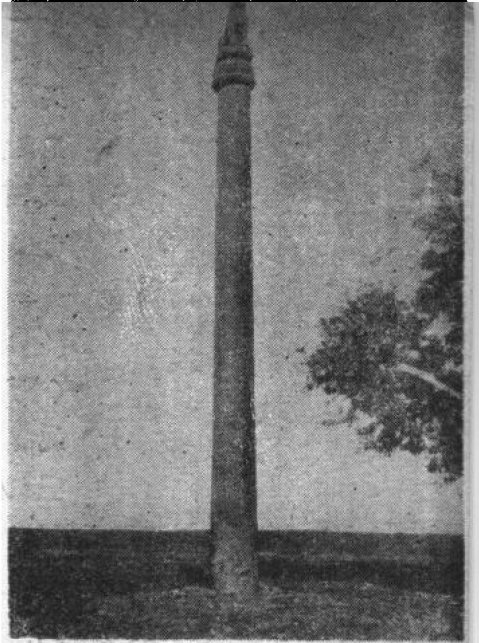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 $\frac{1}{4}$

印次：1-1,590 統一書号：8027·3201

# 犍陀罗式

## 彫刻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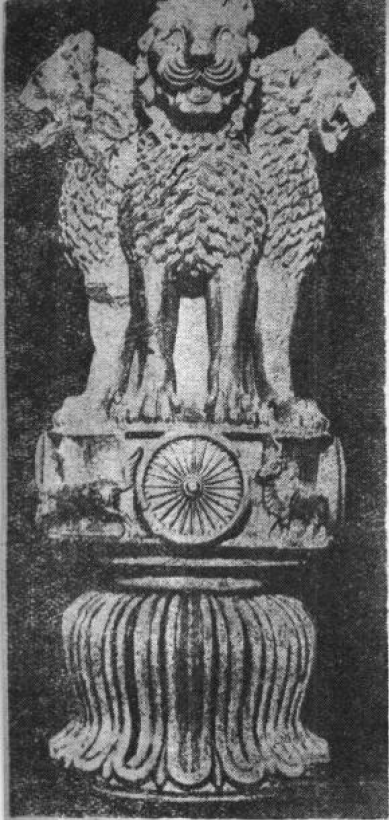
犍陀罗式彫刻艺术，不仅是研究佛教艺术的重要对象，而且它又是研究古代西方与东方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我们所指的犍陀罗式彫刻，简单的说来，就是希腊系的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相接触，这两者因素糅合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犍



1. 賴梨耶·嫩騰額尔和的紀念柱

陀罗式艺术；也就是希腊化了的佛教艺术。由于它在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得到發祥，故后来被称为犍陀罗式。犍陀罗式彫刻根源之深，波流之远，不独激动了印度本土的固有彫刻艺术，且随同佛教灌輸到西域<sup>①</sup>各地並东漸及中国，对中国的彫刻艺术起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犍陀罗式彫刻，至今还为艺术家們和学术界所重視。

印度是一个三面临海的巨大半島，北面是世界上最高的喜馬拉雅山脉。在公元前500年以前海路交通尚未發达的时候，印度与世界其他区域在文化上取得交流，只有依靠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一帶），因此犍陀罗地区成为古代印度内外交通的要冲。这地区在公元前六世紀末叶，就被侵略希腊的波斯大流士一世所佔領；以后



2. 柱头

又被希腊人、月氏<sup>②</sup>人……佔領了。这里自古为外来强悍部族侵略、爭夺以及东西商队往来和僧侶傳教之重地<sup>③</sup>。也正因如此，使东西文化艺术的精华荟萃于犍陀罗地区。

犍陀罗的首城，最早在竺刹尸罗（今旁遮普的塔克西拉）。至公元二世紀前半期，佛教史上著名的迦膩色迦王在位时則定都于犍陀罗的布路沙布罗（今之白沙瓦）。犍陀罗式彫刻是在迦膩色迦王时代出現的，它是白沙瓦为中心，而分布于白沙瓦附近地方及塔克西拉等地。在这些地方，自从公元十九世紀經考古發掘以来而蒐集遺存的犍陀罗式彫刻約有一千余件之多，除藏于印度諸博物館外，欧洲各国許多著名的博物館里，也大都有部分

收藏。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紀产生在东北印度。其最初只流行于恒河流域，到了公元前三世紀几乎統一全部印度的阿育王即位之第九年（公元前 272—231 年在位）皈依佛教以后，遣傳教师到四方弘布教义，佛教当由这个时期从中印度傳播到西北印度之犍陀罗地区来的。

至于希腊系艺术怎样会傳播到西北印度与佛教艺术結合起来呢？其淵源当远推至希腊馬其頓国亞力山大大王东

征破波斯后，于公元前 327 年揮大軍侵入西北印度（这里当时是波斯的一个行省）；从爱琴海岸向东横貫至西北印度，凡被亞力山大大王征服的重要地方，开辟了不少希腊式城市，移希腊人来居住，实行殖民統治。如印度河流域的亞力山大里亞，就是当时星罗棋布的希腊式城市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使希腊的文化源源經波斯等地而流入于印度；自然，印度的文化也流入了波斯、希腊等地。当亞力山大大王于公元前 323 年死后，其在亞洲征服的地方，大部归他的部將塞留古所有，于公元前 305 年开始建立条支<sup>③</sup>国。又于公元前 250—249 年，从条支分裂出来的希腊人在媯水（阿母河）南建立大夏国；波斯人也在其故地之西境建立起安息国。这两国皆受希腊文化潛移默化，尤其大夏是东方希腊文化集中表现之地。安息、大夏与西北印度的接触都很密切。这段时期系希腊后期，严格的說来已屬羅馬期了。其时希腊的文化一方面为羅馬所繼承；另一方面則灌輸到东方諸国跟东方文化融和起来而被称为“东方希腊文化”，此即所謂希腊化时期。同时則構成了龐大的希腊系文化（即欧罗巴体系的文化）——它是以希腊文化为主流，概括了羅馬、东羅馬、波斯、大夏等的文化。希腊系文化对西北印度的佛教艺术影响是很大的。因此，键陀罗式彫刻不仅含有希腊艺术的因素，並且还含有羅馬、东羅馬、波斯和大夏等地的艺术因素。西北印度受了希腊系文化洗礼以后，經相当时期的醞釀，旋于大月氏貴霜王朝<sup>④</sup>迦膩色迦王时候，竟开出了璀璨瑰瑋的艺术花朵——键陀罗式彫刻。

当月氏人从我国西部迁入中亞，于公元前一世紀左右灭大夏，敗安息而侵入了西北印度，国势益强，煊赫一时。至迦膩色迦王时代，疆土更加扩大。其最盛期的版图不仅領有西北印度和大夏平原的大部分以及波斯的西境，並包括中印度西部恆河上流的地方；南及于今印度的馬德拉斯（在閩牟那河右岸）；东則越葱嶺（帕米尔）直达于闐（和闐）及西藏之北陲。至使吸收希腊系文化而形成的犍陀罗式彫刻艺术有条件影响到印度全境和西藏及通过葱嶺經天山南路与北路（可达蒙古）兩道入玉門关和陽关而东漸中国内地。这些地方的佛教得到犍陀罗彫刻的啓發也先后刻起佛菩薩像来了。从而流行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是从希腊傳到印度来的。从印度原始的宗教典籍——“吠陀經”來說吧，其中虽有頌詩、祈禱辞、祭礼、巫术等篇，却絕未提到有关偶像崇拜及神庙的記錄，它的教徒只是崇拜自然而已。至婆罗門教兴起而代替了吠陀教，把吠陀看作是神所显示人間的聖經，予以种种解釋而奉行。由于古老的婆罗門教是繼承着吠陀的傳統，故其起初或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里也沒有实行过偶像崇拜。后来婆罗門教有神祇造像是导源于佛教的。这点有实例可証：如現在印度全境普遍遺存着的婆罗門教庙宇的年代大多是較晚近落成的，从爱罗拉地方現存最古的婆罗門教石窟（插圖15）彫刻的式样与同在該地六世紀的晚期佛教石窟彫刻作一比較，其唯一異点除神龕上以婆罗門神像来代替佛像以外，其他几乎没有別的区别。这里可以断定，婆罗門教的建筑和造像最早不会超过是公元六百年以



前的产物；明确地说，它是属于新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产物。佛教虽是古老婆罗门教的分支，但它是比婆罗门教先有石质材料的建筑物与造像。印度教的彫刻艺术，是从佛教艺术演变而来的。由此可知犍陀罗的佛教偶像崇拜是导源于希腊；印度教的偶像崇拜是导源于犍陀罗。不过这里还必须指出，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的早期佛教艺术中已经有把婆罗门教的因陀罗、吉祥天女——“幸福和美丽”之女神等刻在建筑物上；后来在犍陀罗的佛教彫刻中也有过这类神像，但它并不等于婆罗门教本身的彫刻艺术，这不过是替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彫刻艺术来个前奏曲而已。可是印度教的神祇造像有着它特殊的风格，出现了三头六臂的形态；这种反常形态的造型艺术也影响了大乘教派⑤后期——密宗⑥的艺术，以致也有多头多臂的珂梨底天、观音菩萨、降三世明王诸像出现（插图20、21、22）。佛教造型艺术虽然在漫长的时间里有了不少变迁，但佛像自从犍陀罗式彫刻艺术对它有了基本定形以后，这种反常的形态不论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扩展到佛像身上来。

小乘教派⑦也是不主张偶像崇拜的。我们可从印度古代期彫刻（小乘的艺术）来看，他们在建筑物上所刻的礼佛图，往往只作菩提树及供养人等，中央留着虚席，不刻佛像（插图10）。迨希腊系艺术在犍陀罗地区有了深刻的影响以后，佛教方逐渐流行了偶像崇拜，很可能在开始造像时是先有了被作为佛前身的一些菩萨偶像，随后接着才有佛本身的偶像；这就是说，犍陀罗式彫刻艺术是先有菩萨像，后有佛像。例如秣菟罗地方的佛教受到犍陀罗式彫刻

影响以后，于公元 150 年以后所刻的佛像(插图 14)来看，它的造型显然是一尊释迦如来佛像，但在其台座前面的铭文上却被记为菩萨像。这充分说明了佛教先有菩萨像，及既出现佛像，一时也还照着习惯仍称它为菩萨像。这种秣菟罗式的佛(菩萨)像是综合了中印度与西北印度犍陀罗的彫刻艺术而成，因秣菟罗地方位于西北印度与中印度的中间，属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时势力范围之内，由于地理上的关系，所以秣菟罗式彫刻艺术是带有犍陀罗艺术和中印度艺术的双重因素；可是在公元一世纪的秣菟罗一些建筑物上的浮彫(高肉彫)来看，还仍是延续着纯粹古代印度本土固有艺术传统的特色；现存当时秣菟罗玉垣残石上所刻的女药叉(夜叉)像暨经传图人物像(插图 13)还可探出它是做效前代圣格王朝(公元前 184—72 年)彫刻的风格；这种玉垣上的造像与圣格王朝时于公元前一世纪犍凿的开尔梨底制窟里的那种高肉彫供养人物像(插图 12)来作一比较，就不难得出两者时代虽有前后，但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作风和技法很一致。尤其以上列举这些公元前后相续两个世纪的典型作品，盖未胜过公元前二世纪以前阿育王时代巴哈乌他玉垣上所刻的那种活泼丰姿女药叉像(插图 4)。由此足见自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以来，印度的彫刻艺术只是墨守成规以至故步自封，没有什么新的振展。这因为佛教自从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获得全盛以后则渐渐衰落，继孔雀王朝而起的圣格王朝及后来的康佛王朝(公元前 72—27 年)之时，印度境内非常混乱，各地小邦分裂割据，长年战争，生产力萎缩，同时佛教也处于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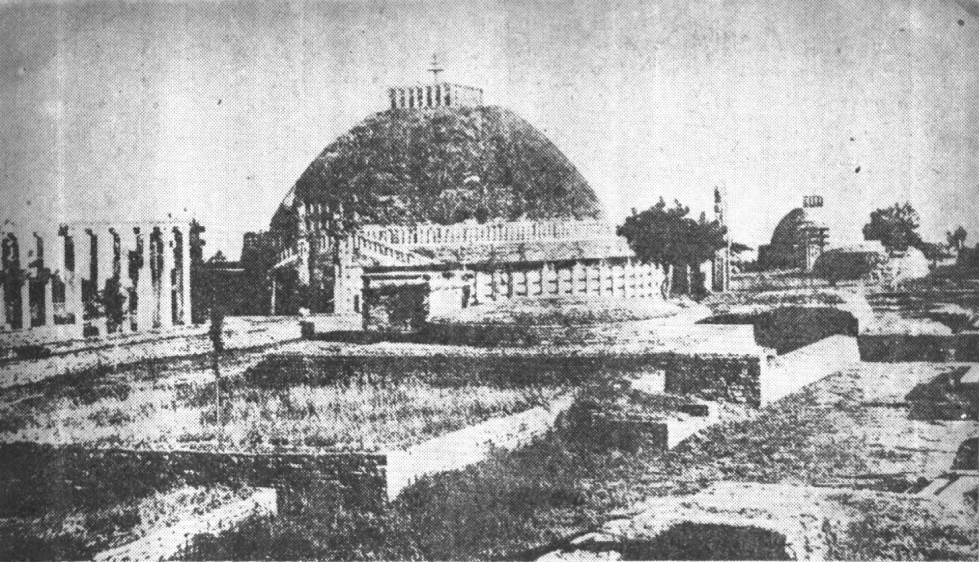
淪状态；使直接为佛教服务的艺术竟一蹶不前。到了贵霜王朝的强盛，大乘教派的兴起，犍陀罗式彫刻的出現，这时是佛教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重大發展阶段，並激动或影响了其他地方佛教艺术的發展。

犍陀罗式彫刻的流行与迦膩色迦王利用佛教祖护王权是联在一起的。迦膩色迦王为了使信仰佛教的人們养成服从統治者的習慣，他曾主持召开第四次經典結集大会，訂正佛經註解，統一異說，使得佛教教义适合于当时統治階級的要求。並大力提倡佛教（大乘教派自公元一世紀末叶由龙树倡导以来在这时盛行起来），不但兴筑庄丽的“伽藍”（寺院）、营造雄偉的“窣堵波”（塔），更加最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实行偶像崇拜，因而有了單独立体石刻的佛、菩薩等造像出現。印度佛菩薩造像的肇始，最早不会超过公元一世紀以前；換言之，这种佛菩薩的偶像是在大月氏迦膩色迦王以前所沒有的。在此以前的彫刻艺术是印度古代期艺术，我們研究印度古代期艺术是从阿育王时代开始並包括以后聖格王朝、康佛王朝及由南印度扩張到中印度的案度罗王朝自公元前27—公元100年以前为止。这个时期的艺术則属于佛教前一阶段的小乘教派的艺术；犍陀罗式彫刻系印度佛教后一阶段的大乘教派的艺术（当然它也內涵着小乘的艺术）。

大乘教的犍陀罗式彫刻艺术較以前小乘教的彫刻艺术有着显著地进一步發展。就古代期的彫刻艺术（插圖1—13）来观察吧，那时还只有紀念佛的窣堵波、伽藍、石柱等。彫刻題材内容，被限于認為神聖的象征物，如法輪（以示

佛說法)、佛鉢(以示佛法傳授)、無憂樹(以示佛誕生)、菩提樹(以示佛成道)以及牛、鹿、象和獅子之類。雖然亦刻有供養人、吉祥天、藥叉等，但這些都是附屬於建築物上為裝飾圖案的，還沒有似犍陀羅式彫刻中那種具有獨立性造像地位的佛、菩薩、半支迦和珂梨底諸像圓彫作品。那時的伽藍正殿上只置有石刻的小舍利(佛骨)塔以示佛之涅槃，並作為僧侶在前面聚集講經或舉行布薩(懺悔)會時瞻禮的標志，而沒有設置偶像膜拜。在小乘教派的巴利文經典中，佛還不過是一個托鉢僧人而已；但於大乘教派的梵文經典中，佛教創始者釋迦牟尼的人格則被其神化了，這以佛教本身來說倒是一個重大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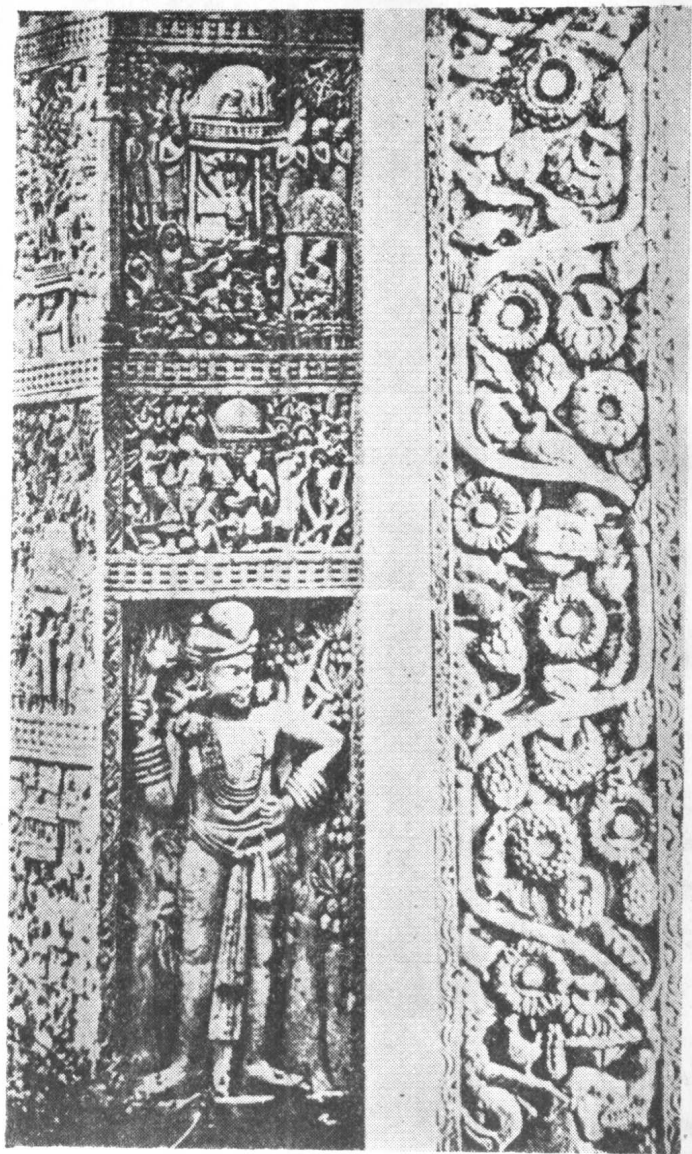
印度古代期藝術以阿育王時代最為重要，當時建築物上的彫刻已非常出色。正是“法顯傳”中描寫阿育王首都華氏城(在古之波吒厘子即今之巴特那地方)建築物上那種鬼斧神工的彫刻所說：“城中王宮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牆闕，彫文刻鏤，非世所造！”這時期的彫刻藝術，雖然是刻得極其精微繁復，可是還保持着古拙的風格。當時用石質材料來進行彫刻和建築，是受到希臘文化襲來的影響。但是從遺留下來的印度古代期彫刻藝術——玉垣(塞堵波周圍的石欄杆)、天門(玉垣四面的石牌樓)及伽藍的建築形式來看，我們認為它仍還含着顯著摹倣木質材料構架的遺意，這可揣得於阿育王時代以前建築用料以木為主。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阿育王時代大的建築物除石造外，也仍有採用木料的，在四十年前印度考古家們在巴特那會發掘出許多阿育王王宮里的木圓柱，據印度考古部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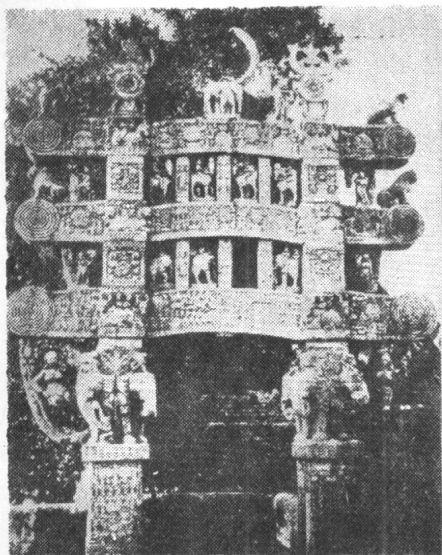
3. 松溪大塔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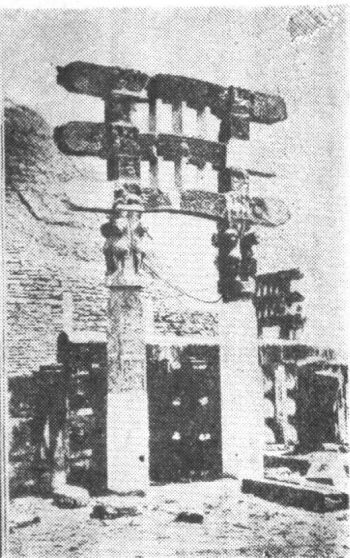
4. 巴哈烏他的玉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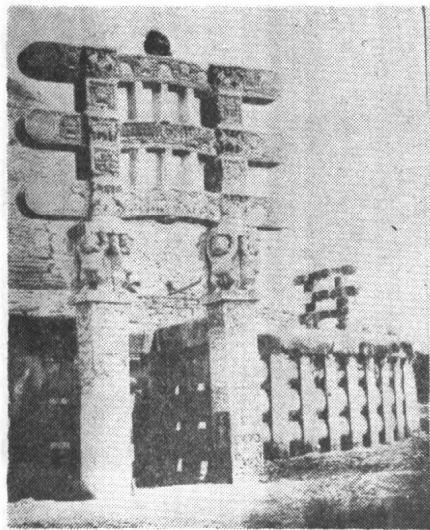
5. 松溪大塔东門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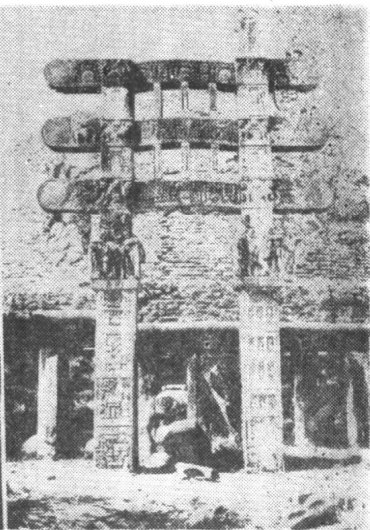
6. 松溪大塔的北門



7. 松溪大塔的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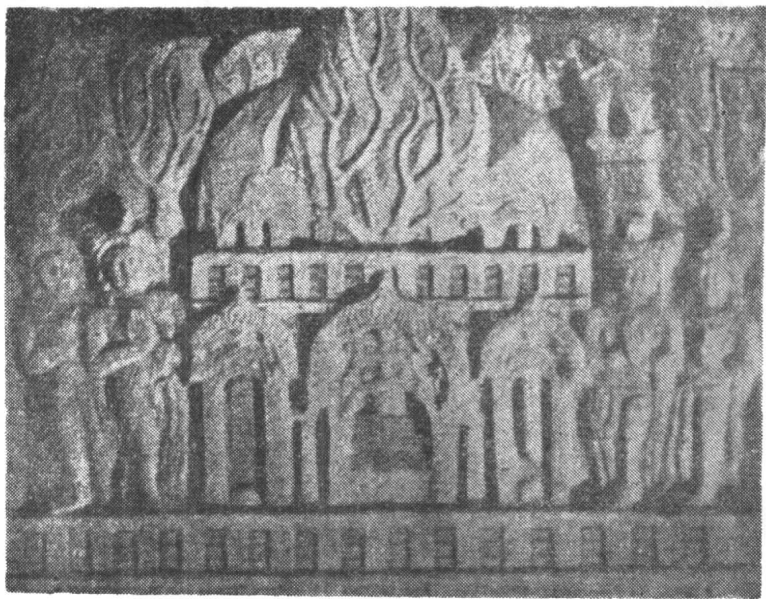


8. 松溪大塔的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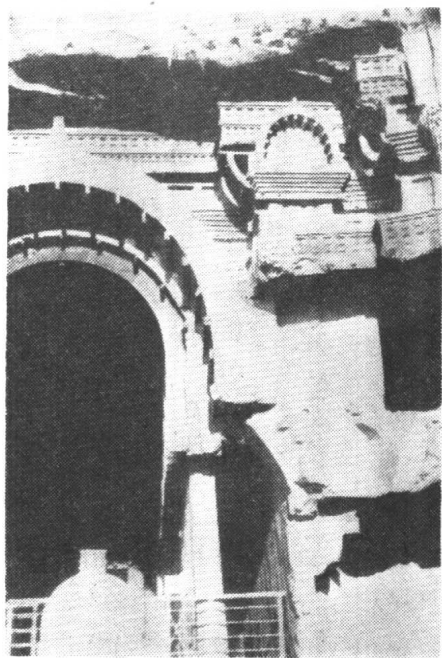


9. 松溪大塔的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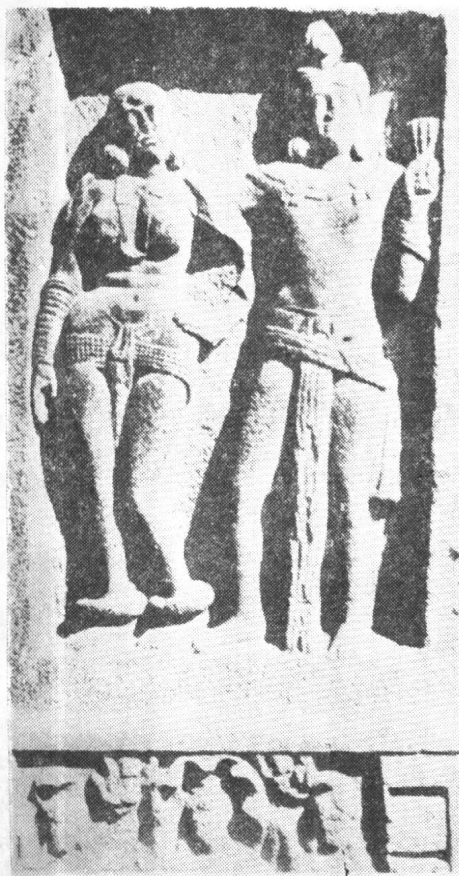


10. 巴哈烏他玉垣上  
刻的礼佛圖



11. 巴伽伽藍外景





12. 开尔梨伽蓝里的供养人像



13. 經傳故事 (左) 女药叉像 (右)

